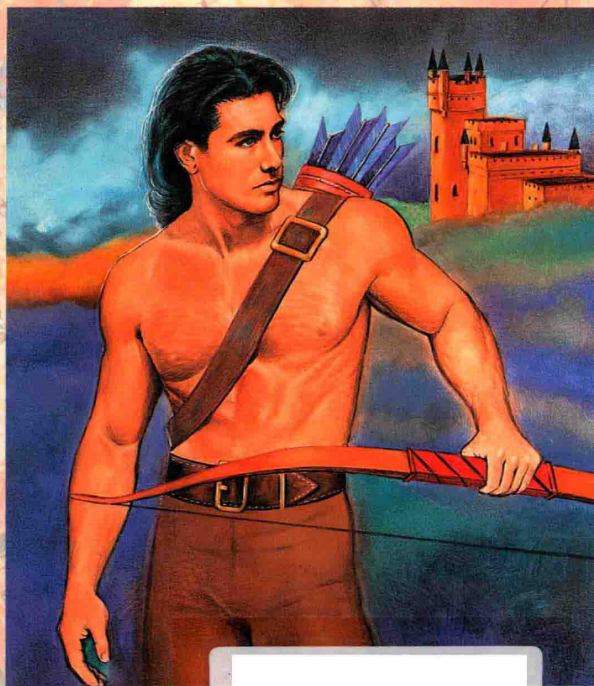


夜天使

瓊安·鮑兒◎原著

默 笛◎譯



Angel
by Jo-Ann Power

浪漫經典 568

林白出

中華

夜天使

Angel of Midnight

原著者 Jo Ann Power

瓊安·鮑兒

譯 老 獸 笛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568

夜天使

Angel of Midnight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8・6月

原 著：Jo-Ann Power

譯 者：默 笛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星吟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27765889-0

傳真：(02)27712568

郵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二安路二號二樓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七年六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631-X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莊柏林律師・

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夜天使

Angel of Midnight

原著者 Jo Ann Power

瓊安·鮑兒

譯者 馮一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Angel of Midnight by Jo-Ann Power

國際中文版授權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5 by Jo-Ann Power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ocket Book,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568

夜天使

Angel of Midnight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8・6月

原 著：Jo-Ann Power

譯 者：默 笛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星吟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27765889-0

傳真：(02)27712568

郵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二安路二段11號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七年六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631-X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莊柏林律師・
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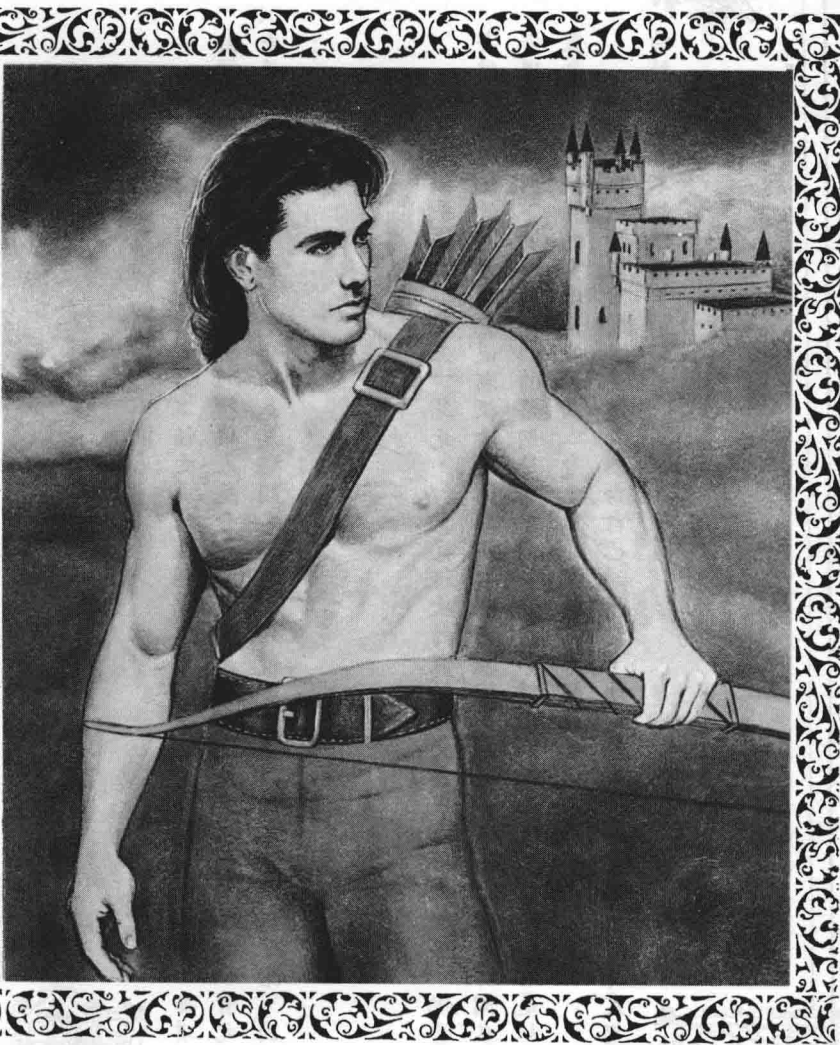
她是不知戀愛爲何物的天使……

女伯爵安琪驚恐地確認第二任丈夫已在睡夢中窒息身亡，爲免舊事重演，安琪必須設法打發那些窮凶極惡的債權人瓜分她繼承的遺產。她決定找個能助她一臂之力的男人假結婚，於是令全約克夏郡聞名喪膽、外號「魔王」的尼克便成了階下囚……

他是愛慾纏身的魔鬼

向來心狠手辣的「魔王」尼克，打算從這次的假結婚交易中狠狠撈一票。但當安琪臣服於他的魅力時也逐漸探索到他深藏心底的秘密，而他也情不自禁地拜倒在安琪的石榴裙下。或許他們的婚姻是場交易，但是那排山倒海而來的情慾，卻是如假包換……純真的安琪只能投入「魔王」的懷抱，尋找真愛的天堂……

但當安琪被控謀殺時，他總算明白自己的情意，決定誓死保護愛人，就算震怒的約翰王也不能阻擋……



一二一五年十一月

英格蘭 約克夏

祈禱成真了。

當他們解開包裹著他的床單讓她瞥見他時，她就知道他是所有問題的解答。她的希望就寄託在這偉岸的身軀上了。

他是個身材高大的男人。一個充滿陽剛氣的男人。儘管現在手腳受縛，嘴巴裡也被塞了東西，他還是個非常憤怒的男人。

她充滿謝意地閉上雙眼，傾聽三個手下解開裹在他身上的帆布，並讓他側躺在火堆前的地毯上。然而打鬥聲一起她立刻張開雙眼。帆布才剛解開，她的俘虜就以特技演員的技巧控制自己被縛的身軀，企圖以雙腿踢她的手下。他們巧妙地避開了他的攻擊。

無論繩索、蒙眼布或是失敗都無法阻止他。

這證實了安琪的希望，也讓她顫抖。

她的階下囚果然不負他那聲名狼藉的傳奇，雖然雙手、大腿與腳踝受到三重束縛，他還是不斷掙扎。而他的神力果然名不虛傳，手腕上的繩索已經磨損，而且三個抓住他的人雖然才從嚴寒的十一月寒夜進入屋內，卻已被他折騰得汗流浹背了。

她的管家彼得推開頭罩搖著頭避開另一次攻擊。「我早告訴過妳他真的是名不虛傳！爲了要逮住這個禽獸，今天晚上可真是累死我們了！」

那個男人在蒙嘴布的阻撓下喃喃吐出威脅。

彼得彎身向他。「好了，好了，土匪，我告訴過你不需要抗拒我們的。」

彼得說的是。雖然他們的階下囚今晚可能不會有機會見到她的管家，不過彼得雖然人高馬大，造物主卻使他——就跟這個名字的聖經來源一樣——成了一個溫和的男人。事實上，安琪這輩子還沒有見過哪個人的體型能與他相比的。

直到現在，直到她看見這個在她面前不斷掙扎的男人。

安琪的視線一直停留在這個近在咫尺的男人上，同時命令管家道：「彼得，扶他站起來。」她的階下囚突然停止一切動作。他等待著，就像一隻被捕、受困、卻未因此屈服的動物。不過受困的動物卻更是危險。

「夫人，我們得小心謹慎一點。這個人在各方面都是不可輕忽的對手。我跟妳發誓，我們得先灌他喝下一、兩杯烈酒才能准他站起來。」

「噯。」她的會計艾德也同意道。「我們在瀑布附近跟他對陣時，他差點弄斷了我的手臂。」

如果真的可以讓他乖乖聽話，我倒是很樂意灌一大桶酒到他肚子裡。」

他很快就會了。因為她實在受不了看一個人像隻野獸似的被束縛。那讓她想起自己被綑綁的經驗，以及那種驚恐。她不願看到任何人承受像她承受過的痛苦。當然，如果她想獲得這個男人的協助，她現在就不可能對他施用那種她一心想掙脫的奴隸桎梏。

她搓著雙手大步走向他，檢視著自己的戰利品。這個手腳受縛、嘴被塞住，雙眼也被蒙住的戰利品。

「先生，我求你不要再掙扎了。」

他的臉，健康光滑的臉頰貼著光裸的地板，倏然轉向她。他緊皺著雙眉，好像他能夠穿過那片黑色的蒙眼布看見她的臉。

彼得低聲笑笑。「這樣才像話。」

「扶他站起來。」安琪堅持道。

「不，夫人，那不——」

他們的階下囚也在此時發出低沈的贊同。

「彼得，照我說的做。」

「噯，夫人。」彼得伸出多肉的前臂勾住這個被縛的男人的手臂下，使力讓他雙膝著地跪起來。

即使是這種姿勢，她的俘虜都像個海克力斯。對她這個多數人都覺得太高而無法寫入歌謠，

讓吟遊詩人讚頌的女人，如今站在他面前，他的高度卻依舊可以達到她的心臟處。他這樣雙膝著地就像大力士參孫跪在達麗拉面前宣示效忠（譯註：Samson及Delilah皆為聖經中的人物），她可以欣賞他吸引人的五官。

無怪乎大家都說少有人目光能及這個男人的臉，因為他的五官完全符合他那亡命之徒的名聲。髮色漆黑如冥府，猶如光澤的波浪般披在後頸。而他身上的衣服也是一樣漆黑，以飾帶綁著的黑色絲質上衣及貂皮背心撐在他那無可比擬的寬闊胸膛，然後向下到他結實的雙腿則是一件貼身的長褲。他穩定的呼吸吸引了她的視線，也讓她想像著他能如何成功地完成她的計劃。自由展開在她的眼前，就像天堂一樣甜美，她由這個男人的力量看到上帝賜給她一個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這個完美、有力的男人非常可能讓她脫離個人的煉獄。她自己的人間地獄。

她控制住搖曳不定的眼神與思緒，視線上移至他的臉上。方正，傲慢，他堅毅的面容竟讓人驚訝地修正了她對英俊的定義。也許他感覺到她檢視的目光，抬起怒容滿面的臉迎上她。漆黑如黑檀木質張的眉毛下是一雙不管是什麼顏色，只要除掉那片黑色蒙眼布，一定是表情豐富的雙眼。即使有一塊布塞在嘴裡，安琪也可以想像當他開口時，男人——以及女人——都會全神貫注地傾聽。否則一個人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贏得這麼多人支持他的理想呢？甚至吸引了她的注意——做出這樣怯懦的事呢？

安琪壓抑著搶奪了他而產生的懊悔。無論是不是亡命之徒，任何人的權利都不該被剝奪。無論是為了什麼。

他很清楚地感受到她的存在，頭部左右移動，深呼吸試圖吸收周遭的環境，好似他可以用他邪惡的怪異能力探勘這個被強拉進來的房間內的一切。她知道他也試圖從中尋求能夠顯示她的體型、舉止及意圖的東西。

他的智慧及大膽讓她露出微笑。想要他果然沒有錯，因為她需要他的這兩項特質。但願她能夠說服他完成自己的目的……

「彼得，拿開他的眼罩跟蒙嘴布。」

管家藍眼閃亮，不過多年遵行女主人意願的習慣讓他還是服從了。「我希望妳已經準備好了。」他低聲說道。

安琪挺起胸膛。當然，她準備好了，準備好面對他了。是她的命令促成了這件事。是她安排了這一切。計劃了這個。在心中醞釀這個想法，直到……心中再容不下其他，除了實踐這個罪行、這個罪孽，再沒有其他想法。因為如果這個男人不伸出援手救贖她，她也找不到其他能夠做到的人了。

「拿開。」她低聲說。

彼得搖搖頭大步前進。他的兩個朋友艾德與里昂在他解開第一塊布時不安地移動。

彼得的雙手靈活地移動。塞在嘴裡的布塊首先掉下來，而安琪預料會相當吸引人的嘴立刻張動著趕走僵硬感。接著堅定的雙唇顯露出來，一口白牙移動著吐出無聲的威脅。嘴一癢又加上無聲的野蠻報復。

安琪斷然地揚起眉毛。他現在被綑綁著完全任她擺佈，她告訴自己不必害怕這個男人的威脅。其他人的威脅性更大。據說這個男人絕對不會無端出言痛罵。難道不是他那著名的公正讓她選擇他、只有他，爲她服務嗎？只要她敢用平日伴隨身邊的人那種薄弱的道德標準爲自己找藉口，那她甚至可以說自己的罪過比他夜以繼日犯下的要輕多了。就像他，她偷竊……雖然她偷的是他這個人。不過她不會像他，她會把從他身上竊取的東西還給他。她會把他的自由還他，讓他重拾過去的生活，但願他會考慮暫時扮演她的一部分，並讓她享有過去曾經短暫擁有的獨立。

當彼得解開他臉上那塊綁得非常牢靠的眼罩時，她的階下囚竟令人驚異地什麼也沒說。她知道他正用其他的感官能力評估著房間裡的一切，等到必須面對時，他就更能應付了。

她感謝他暫時保持沈默。畢竟，犀利的言辭能爲他贏得什麼呢？也許他已經作出結論，相信冷言冷語無法爲他贏得任何東西。而他想的沒有錯。今晚，無論他叫什麼、無論他有多少朋友，也無論他有什麼樣的名聲，他屬於她。雖然言語最後可能使他獲得自由，但那絕對不是由他說出的。

她很高興自己這輩子總算有控制男人的機會。她祈禱自己能夠聰慧地善加利用它。

最後一道結，彼得遲疑地望著她。「妳知道人們說迎視這個男人的目光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嗎？」

她以比自己真正的感覺還要沈穩的態度笑望著擔憂的管家。真的，她曾經迎視過許多男人。有些令她覺得有趣，還有一些則是愚鈍如石。少數一些令她覺得能夠刺激她的智慧。不過大多數

男人都無法有等同的能力發掘她是否擁有相似的心靈敏感度。事實上，她發現大部分男人只是假裝享受女性的言語，這讓她恐懼。他們追逐不是爲了尋求短暫的情慾，就是她一輩子的服從。

她並不像唯一的姊姊那樣毫無異議地接受命運，她從來不以這兩個選擇爲滿足。當安琪明白自己必須結婚時，還是忍不住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期盼能與一個自己能愛、能關心、能敬重也能珍惜的男人結婚。她甚至說服自己可以藉著愛情改變一個男人——而這是在環境介入並教導她實際狀況完全相反之前。她曾希望自己的兩個丈夫至少有一個能有女人寄望在一生伴侶，與孩子父親身上發現的特質，不過她卻從沒發現哪個男人願意付出愛，或是改變自己以符合她珍視的特質。看清了男人缺乏這項特質之後的結果就是她再也不要任何男人了。就連眼前這個，她也只要兩項特質——他那副野人般的強壯身軀，以及他的精神——而這卻是過去的她不會看一眼的東西，不過爲了這個短暫卻明智的安排，她現在是全心歡迎。

「噯，彼得，我已經聽說過他的雙眼能做到什麼了，特別是對女人。」她揮揮手要彼得解開那塊布。「解開那雙傳說中的眼睛吧！我不怕詛咒。」

她應該要怕的。

他的雙眼——喔，天啊——他的雙眼眨了眨、定好焦點，接著就像一對撥火棒狠狠地穿透她的靈魂。他金色的目光把她嚇得愣住了。他那充滿邪氣的英俊則讓她震驚地無法移動。多麼吸引人啊！多麼該死的迷人啊！

她停止呼吸、停止思考，需要更仔細地看他，甚至備受吸引地走向他。

他仔細檢視她的每一寸，從披散的頭髮到臉頰及微張的嘴，他用那雙燃燒著烈焰的眼睛描繪出她的輪廓，而那雙眼睛散發出的風暴則讓安琪由骨子裡融化了。但他並未就此打住，他用那雙黃金色體般的眼眸傾注於她身上的衣衫及鑲著毛皮邊的床單，燒灼著她的胸、她的臀、她的腿及她赤裸的腳趾。他巫師般的雙眼凝視著她的，將她捲進她幾乎無緣一見的天堂，然後又用他的憎恨將她打入水深火熱的地獄中。她狂亂地發現自己陷溺了，不過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自己的躊躇。正是她最痛恨的狀態，尤其是在一個充滿力量的男人面前。

壓下體內那種虛弱無力的反應，她以同樣有力的眼神迎視他。她常思索在人世間無法遵從上帝的戒律，被打入地獄與惡魔面面相覷會是什麼樣的景況。現在她知道了。

她可以控制自己跟他在一起的命運。她會的。

畢竟，他會有什麼不得了呢？

這個人稱惡魔的人不過是個來自她的森林、海灣及海岸的凡夫俗子。一個有著強健體魄以及修長、健壯骨架的男人。有人斷言他是去世的理查大帝十字軍東征的隨從之一，還有一些人則說他是因為行為不檢而被踢出修院。安琪甚至聽到有人猜他是個卑賤的商人，最近才被沒收了在威尼斯或是亞歷山卓的事業。無論他會是什麼人，無論他來自何方，只有上帝知道事實真相了。約克郡的人——無論老少——根本不在乎他的過去，大家在乎的是他的現在。他們宣稱他屬於他們。人們給他的稱謂是由於他惡魔般的速度與靈活度，以及他全心投注於擾亂英格蘭的約翰王在約克郡的各種作為。是因為他阻擋約翰王的軍隊，阻撓約翰王的收稅大隊，更為了他熟練地在夜色